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三十七回 仲貴妃救修櫳翠庵 探姑娘勸整大觀園

話說賈政聽見貴妃著俞首領有事來議，站起來，秋紋掀著簾子，往外走到院門外，才要向林管家問話，忽聞一片聲嚷，只見李貴走進來，稟道：「做山東道台的三爺奉旨，以御史內用了。內閣有人報喜。」賈政道：「這是怎麼的緣故？」便吩咐李貴道：「可回璉二爺，開發就是了。」一面問林管家：「貴妃有何事，著俞首領來？」

林之孝答道：「聽說要修理櫳翠庵，還帶了二千兩銀子來哩。」賈政走著，說道：「原為此事。」早已到大廳上，擺香案才要跪接，俞首領道：「貴妃有命：少傅年高，免其跪聽宣讀。」

賈政道：「居臣之分，如何以私廢公？」走到香案前跪了，俞首領站在上頭，便宜懿命道：

櫳翠庵為本宮發祥之地，今茂姪蒙恩大拜，更昭佑庇。理合鼎新舊跡，以答嘉貺。現發銀二千兩，交賈璉於明春擇吉興工，俟落成後，本宮再遣人拈香，謹制匾聯懸掛。此事本宮先已奏明，毋容再奏。此諭。

賈政起來，接了懿命，便與俞首領見禮，坐定。茶罷，說了好些宮中事體，起身辭去覆命。賈政備一副厚禮，相送俞首領。

素日相好，便就收了，才起身。

賈環退朝回府，替賈政、王夫人磕了頭，賈政便急問內用之意。賈環遂將所諭賈茂的話稟了。賈政道：「聖恩如此高厚，何以報效？只你叔姪們盡心國是，我自心慰。」賈環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到第二日，就補了陝西道監察御史。面聖謝恩，到任拜客，忙了數天。王夫人把他舊住房子裱整一新，賈政即差人到山東去接他家眷。他便帶稟帖、書信給各上台及素日寅好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再說賈璉，領了貴妃這項銀子，預先備辦。早有攬頭來向來旺兒包攬此項工程，稍圖侵潤。來旺兒得了成頭，便向賈璉說了。

賈璉遇著土木之工，皆按七扣發銀。年前各匠作皆領一半銀子，俟動工時再行找領。從古工建創造，上自朝廷，下而庶姓大家，凡動盈千累萬的土木，無不層層剝削。到後實際不及十分之四，如何能夠經久？更有一層利弊，向來估計，尚有盈餘，縱然剝削，猶足支持。近則討好獻勤者眾，為上惜費，核減了又加核減，已不敷用。領出銀款，仍然層層剝落自得，於所估工料中設法弊混。

即如豎柱的大木，輒用包皮，外加油漆，或退光，或朱紅，僅資悅目。至三和土的地腳，勢不能用，但借油灰澆灌，否則瓦刀勾抹，以為暫時之計。磚石等件，亦是如此敷衍。及至報賬時，不過如賈政向郎中項工部說的，黑檔子任意開除而已。此在尋常園亭及廟宇的修造，尚屬無甚關係。大若城工，險而河防，事係民生，動關國計，往往在保固限內即有攤卸，一經伏汛，仍復衝潰，董其事者，可不稽察留心，以杜厥弊？

現如櫳翠庵這段工程，仲妃歸省時修理未久，將此二千兩功歸實效，有何不足？在賈璉扣了三分，已成定例；管門的規費以及經手如來旺等的克減，那些工匠誰有賠出銀錢來辦事的。大侵小用，到了動工之際，十不存四。諸凡粉飾，終是不敷。賈璉既得陋規，不能過責工匠，只得稟賈政，說：「近日工料無不昂貴，所領之項，實不夠用。若過草率，又恐貴妃見怪。」賈政聽了，又問林管家，那知這管門的人也是口短，順著賈璉的話，含糊說了幾句。賈政只得又發了五百銀。這番卻不敢克除。

從二月興工，直到八月工竣，果然氣象更新，輝煌耀目。佛像裝金，香花燦設。中則雖無實際，外卻大有可觀。賈政看了甚喜，奏聞仲妃，差人來看。賈璉著實照應，回奏說好。仲妃即備了香，差俞首領齎了匾對來懸掛，並托史湘雲代為佛前拈香。俞首領又得賈璉的禮，亦甚歡喜而去。事以賄成，可長太息乃爾。

當櫳翠庵動工之初，曹紫庭由蘇起身。到都陛見後，到了侍郎任，來拜賈政。見了十分親熱。既感知遇，又切親情。鸞姑帶著兒子曹維綸，替王夫人請安磕頭。曹維綸長得品格拔俗，賈政，王夫人著實疼愛。送了內機寧綢十套，紅大呢一板，綾子四十匹。

貢緞四連，及蘇州三塘所出各樣土儀外，有宜興茶壺八把，蓋碗二匣。賈政卻十分喜歡，叫人送稻香村，交七十四手收好。其餘王夫人亦皆收了。鸞姑便在家住了十數日，說別後事，總沒說完，就要回去。王夫人備了許多金玉首飾送曹外甥。賈政又給一柄玉如意，用匣裝好。派車送了家去。

及至庵工告竣，探春這日歸寧在家，李紈等約去同看一看新起工程，探姑娘稟了王夫人，便同著李紈、寶釵、平兒、蘭哥兒媳婦。月娥因鄒夫人欠安，回家去了。探春等帶了各房丫頭，開了角門，從大觀園一路逛去。

近來王夫人因各屋伺候的人年紀皆大，就令各自嫁出，也有指配與家生子的。王夫人的玉釧、秋紋，寶釵的文杏、麝月及月娥的寬舞，雖皆配人，通不願意出去，仍留熟手在房使用。王夫人除貴兒外，添買了碧娟，寶釵添了小倩，月娥添了進祿、如意。

李紈的素雲也嫁了人，仍願服役，添了吳新登小女玳兒。就是探春的侍書、小螺，也是出去了又進來的。平兒的小紅、豐兒，也都嫁了，豐兒仍留伺候，添買了翡翠。這日皆跟了探春諸人，來隨喜櫳翠庵的新工程。恰由大觀園經過，探春便要先逛大觀園，再往櫳翠庵去。寶釵一時口渴，便叫愛兒小倩回去取茶。

愛兒說有預備現成的。大家遂走進怡紅院來坐一坐。

怡紅院自仲妃作寓後，便就封禁。這日開了門，進去喝茶。

此地雖尚整潔，已不似當年景象。院內花樹廢弛，房中擺設零替。探春一見，驀然想起住在園中行樂的情事，不勝感歎。原來此園自稻香村改為賈政怡養處所，雖亦不時經看園的修理，因無人來此遊玩，便日久懈怠，漸致荒圯。花竹既不澆灌，台榭也不整齊。

探春帶眾人出了怡紅院，再到瀟湘館及蘅蕪院。並自己所住的舊處，較怡紅院冷落倍常。由回洞登假山，其中樹木更非昔比。

便向寶釵說道：「人事廢興，何待百年之久？姐姐稱看園中光景，可像咱們向日繁勝嗎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園因日久無賞玩的人，遂漸荒落。咱們何不稟聲太太，著人修葺。俟明春花發時，將園中當日在會的，同邀一遊，再結詩社，為此園一大吐氣。不知妹妹以為何如？」探春說道：「很好。」李紈道：「這不是咱那時跟著老太太賞月的去處嗎？」平兒也指著山底靠水一座亭子，說道：「這是燒鹿肉吃的，怎麼連靠欄皆有壞的？」大家說著話，就從山的右邊逶迤而上。

走過一座小橋，忽遠遠聽得一聲磬響，便看見櫳翠庵的廟齋。

才到山門，只見兩個尼姑跟著史湘雲，迎將出來，笑著說道：「這樣冷靜地方，何來這些熱鬧中人？」寶釵言道：「熱鬧極了要在冷處靜一靜，特來相訪。」探春道：「也不止於如是。我們是實在冷靜人，誰叫你這地方新近熱鬧起來？我等到此，看看是熱鬧還是冷靜。」史湘雲道：「熱鬧中有冷靜，冷靜中亦熱鬧。」

二者惟其人自領之。「三人相顧而笑，便就走到庵前。

此庵新修，果然金碧交輝，牆垣整葺。進了門來，在大殿上拜了佛。香花燦設，著實裝像威嚴。眾人隨喜了一會，連鐘鼓樓也都看了。史湘雲讓到自家住處，兩個姑子要端茶點。湘雲說：「不用你們照應，我自管待。你可邀這些跟隨姐姐們，到你那邊歇歇去。」探春、李紈等各留下一個伺候，便吩咐別個：「皆跟了姑子去玩罷。」眾丫鬟大喜，俱笑嘻嘻跟著哄的一聲而去。

探春向史湘雲道：「姐姐留下我們，快些拿好東西我們吃！」

皆都餓了。「湘雲道：「我這裡要好東西卻沒有。只怕這山中乾果、野外鮮蔬，你這飢梁飽肥的，恰也輕易嘗不著。」便叫跟的人擺出十六個糕點碟子，品物清潔，意趣淡遠。烹一壺佳茗。蘭哥兒媳婦告了坐，便同坐了，一同品評果味。

眾人喝了鍾茶，寶釵道：「妹妹你原不是塵中人，就這蜜苦菩提果一味，佛地中得此仙趣，令我咀嚼百回不厭。」探春道：

「姐姐你不曉得，他遇著我們這班人，才肯如此破格相待，豈肯概以恒流。他便自待己薄了。」史湘雲笑而不言。探春又向平兒

道：「這庵雖是仲妃出帑修建，也虧二哥督工，才能如此輝煌出色。」平兒道：「何嘗不是。二爺為這工程，兩月多未曾好生吃飯，恐眾工匠怠惰，急切不能告成哩。」湘雲聽了也只是笑。大伙吃過茶，又到別處都逛了逛。眾丫頭到齊了，皆謝了湘雲；便邀湘雲出庵門，仍從大觀園回到王夫人上房來。

正值賈茂朝回，與賈政說話。眾人進去，替賈政請了安。賈茂也替探春見過禮。遂一齊坐下。蘭哥兒媳婦退出門，回自家房去了。賈茂說了幾句閒話，探春便將才在大觀園與寶釵說的事，備細向賈政、王夫人說了一遍。王夫人道：「這事甚好！我也久有此意，要將汝等眾姊妹接了，在大觀園玩一兩日。你們既有此興，何不就在此時樂一樂呢？」賈政道：「此園久無人逛，須得修整一修整，方好賞玩。況此刻樹未生花，鳥無新語。不若春半，諸事妥協為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這話很是。」便向賈茂道：「你可吩咐管家，叫他修理罷。」賈茂答應道：「是。」便就有了飯，玉釧回王夫人道：「飯好了。在那裡擺？」賈政道：「我同賈茂在西屋裡吃，太太你同女孩兒們就在這裡吃罷。」王夫人說好，便在兩下裡擺上飯。

湘雲另是素菜，獨自用。寶釵道：「今日要同史妹妹吃一頓齋。」便湊在一處，坐了同吃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如今越發世路了。」探春道：「他不是單為史妹妹，是省些菜給我們受用。」

眾人皆笑了。不一時吃完飯，史湘雲又到李紈及寶釵房裡，喝會茶，方回庵去。

當日賈茂便吩咐包勇，領了二百兩銀子，將大觀園從新修整。

包勇為人素性梗直，從海島吃仙藕後，不甚食煙火滋味。在西嶽道上，經賈茂指點，早有出世之思。因寓暹羅時，親見賈茂紅光的奇異，戀戀不肯辭去。本無室家，雖在門上，這錢財卻甚淡然，不大計較。這日領了銀子，修理花園，一毫無染。工歸實用，那些工匠也就不敢十分克落。這二百兩頭，轉如四五百銀子使用。

不過三兩月，早已辦得完竣。因大觀園本不甚費事，花竹稍經栽培，廊榭略一整飾，便就頓然改觀。簾幔有該添換的，即行添換。

各房的鋪設，卻稟了賈茂，轉稟賈政，概為更易。一霎時，龍涎篆鼎，鳳尾搖窗，全非探春來游時的景象。二月初，包勇報了完工，賈茂暇時到園看了。因包勇辦得妥當，賞了一套袍褂，二個大荷包。當下包勇謝了賞，卻也得意。賈茂覆了賈政的命，賈政亦甚心喜。王夫人便擇日要請各家姊妹來大觀園一逛。

這事再敘。

且說包勇動工時，將近臘月。烏莊頭年邁，著他兒子烏有功送地租到京，並向來例備的風豬、黃羊、乾鮮果品等物，年景大熟，地租一毫不欠。又新置的莊子也送到地租，賈璉照著帳收了，稟知賈政，厚待兩處莊頭而去。

便就年除，皇上優待近臣，擺宴侍飲，賈茂直到起更，方才回府。宗祠內照舊行禮，賈政跪拜如常。這也算十分福氣，在五福中站了第一、第三的兩件。賈政同王夫人到上房坐了，賈璉、賈環、賈蘭、賈茂，帶著賈藻、賈藝、賈濂一班少年，按著次序磕頭。李紈、寶釵、平兒領著媳婦，也隨著行禮。王夫人便向賈政說：「媳婦們可免了罷，」賈政說：「好。」賈璉等磕過頭，賈政便吩咐家人們：「俱免了。我們要吃杯團圍屠蘇酒哩。」王夫人便叫伺候的丫頭擺桌，將備下碟子端來放好。賈璉執杯，賈環舉壺，斟了兩杯雙慶的酒奉上。彼時賈政、王夫人並坐。二人將酒擺定，同著賈蘭、賈茂，又磕下頭去致祝。賈政說：「這也罷了。」李紈、寶釵候著老夫妻二人乾了此杯，便就執壺捧酒，也同斟了一鍾，帶著媳婦便跪下，也要行禮。王夫人說是：「起來罷。前已說過就是了。」王夫人叫西屋裡另擺一席，給李紈、寶釵等去坐，便叫賈璉叔姪們同在一處說話消飲。約飲了一個更次，才撤了席，各人才出去，各處行禮、辭歲。

天交五鼓，賈蘭、賈茂便急趨朝拜賀。賈府年例擺酒，賈璉發帖，照舊辦備。

倏忽燈節已過，二月初，又值會試之年。曹紫庭、賈蘭雲龍皆點了主考，入闈取士。

此時大觀園工才告竣。包勇得了賞，同伴們要吃他的酒。包勇便預備了二席，請林管家、李貴等門上的坐了一桌，又請跟賈政的七十四、跟賈茂的鋤藥等坐了一桌，外送了賈璉、賈環、賈蘭跟的人各一席，眾人倒樂了半夜才散。那知這席酒幾乎釀出一件事來，管買辦的周瑞早已病發，那年經璉二奶奶因酗酒責治的那二位阿哥，久矣沒了。剩下這件芝哥兒讀書的鳴岐老官，平素不學好。賈茂因其從幼伴讀，待他甚優，奈他貪杯誤事，漸亦不大任用。那年張越存先生在籍逝世，賈政差他齎了書儀，同薛尚義那邊家人同去致奠。在路上替薛宅的人口角，甚不成事。賈茂官漸尊了，仍念舊，叫他專管書禮拜帖。他又受了外面鋪家托囑，暗用賈茂名帖，在縣裡去說官事，希圖漁利。後被賈茂查出，重處一頓，遂令閒居，不叫管事。他不自悔，時出怨言，無人傳舌，卻也由他。

這日包勇請酒，府中人多，豈能遍及？鄭華身後有個兒子，叫鄭子富，賦質粗魯，因未與席，心甚不平。然膽小不敢滋事，便用言激這鳴岐老官，說包勇瞧不起他，「諸伺候中堂的人皆請，單不請你。這包勇能來了幾日？這麼狂大，我甚不服。」旁有吳興的兒子吳喜勸道：「咱府裡人忒多，他那能請的到？他不請咱，往後我們遠著他就是了。這樣事如何爭論得？恐被別人談笑。」

周鳴岐倒也罷了，鄭子富又添了幾句話道：「他不請卻無要緊，只他背地說周老哥逞酒誤公，叫上人攆出，不給事管，叫人甚瞧不起。」

這個話我聽了，幾乎沒替他鬧起來，被林大爺勸開。細想我卻多事無味。」

當下週鳴岐一聲兒沒言語。過了兩日，喝個半醉，到門上，斜著眼向包勇道：「你這幾年財發大了，我這沒時的人賭輸了，你有銀子，借我二十兩用一用，不知肯不肯？」包勇見他帶酒，笑著說道：「這事好辦，我遲兩天湊了給你，這一時卻沒有。」

鳴岐本非借銀，原為起釁，聽說「沒有」二字，便動了氣。大聲說道：「你怎麼瞧不起人？我誤公攆退了，連二十兩銀子也不值？」

你把那辦大觀園工程攢的那一些兒就夠了。你怎麼瞧不起人？」

包勇聽了這話，便也厲聲問道：「你說我辦工程攢了銀，是誰看見？有何憑據？你不還我著落，我卻不依。」周鳴岐道：「你不侵落銀子，如何擺酒請客，掩眾口聲？你還要瞞我這不得時的人。」

我也不能回得上去。「包勇道：」原來為我請客沒請你的緣故，今日你有酒了，改日咱再講罷。「鳴岐道：」放你那狗屁！我喝你的酒來？你管我什麼今日後日。「嗖的聲，在腿裡拔出把月牙兒長尖刀來，放在桌上，拍著胸膛道：」姓包的！你敢紮你周大爺一刀子，才算好漢。不就是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李貴與他相好，見他太不像事，急用手把他嘴來捫著。說道：「你瘋了嗎？連王法一點也不怕了？」鳴岐掙著，還要說別話。這日吳新登有事，葉忠旁邊不敢勸。賈政因林管家上了年紀，叫他總理府事，把林天錫派了門上，替他稟事。天錫見周鳴岐事不像樣，便到家裡向林管家說了。

林管家聽見，連忙來到門上，正值李貴勸鳴岐不住，包勇氣的一聲兒不言語，睜睜的旁邊站著。桌上放著明晃晃一把尖刀。

林管家道：「你這小子可是反了！連府裡的法度全不怕。這是什麼地方，許你持刀行兇呢？」周鳴岐道：「這不干你老人家的事，你老人家不要管。」林管家道：「你看這廝，越發信口混說了。這事不應我管，卻叫誰管？」周鳴岐道：「姓包的落得銀子多了，你老人家吃了他一杯酒，就偏著他，全不想我是你老人家舊日的姪兒哩。」林管家道：「你看這廝，今日醉的連我都頂撞起來。成個什麼道理？」

周鳴岐道：「你老人家消消氣，看氣裏沒處尋王不留去。」

林管家大怒，道：「他真是反了！此事須稟了，加倍處他一次，他才知道怕懼。」便叫跟的人：「把他捆了，等我上頭回話。」

李貴一見著了忙，連忙替林管家陪話道：「這奴才今日醉了，請大哥略停停氣再辦。」鄭子富在傍，聽說要捆鳴岐，也慌了。便飛跑到周瑞後邊住處，將前事向周瑞家的說了。周瑞家的雖然護短，他卻知道榮府的規矩。似此酗酒，輕則捆打，重便遣發。

著了急，便走到林之孝住處來，見了林管家娘子說道：「我那孽障羔子，不知為著何事，得罪了管家，要捆了回中堂。這事如何當得起？只求老姐姐，看素日情，替我求一求罷。」說著就跪下去。林管家娘子連忙扶住，道：「可為什麼事哩？容我瞧進來替妹妹說，何必如此著急。」便叫他孫子林進福：「請你爺爺去，只說太太有話向你爺爺說，他自然進來。」

鄭子富便同了林進福到門上來，李貴正在勸解，林進福便照著他奶奶的話，對林管家說了又說，「等著還要回話，就請你老快些去哩。」林之孝道：「我這裡有事，且等著！」葉忠道：「既是太太有話，大爺還該辦了那邊事，再辦這件也不晚。」李貴道：「這話有理。周鳴岐交給我，等老大哥出來，還你這個人。」林管家道：「也罷。我且進去，再來辦他。可氣壞我了！」

說著便同林進福往自家屋裡去。

半路上，林進福便把實話告訴了。林管家沒言語就到了。周瑞家裡一見，就跪下磕了個頭，哭著說道：「大爺！這事可怎麼樣哩？若不瞧我老弟兄分上，那孽障羔子就死也是應該的，只是求大爺念我僅剩了這條根，替我擔當些，便是莫大陰德了。」林管家娘子忙扶起他來。林管家道：「你這鳴岐太做的不像事了：拿著刀子在府行兇橫鬧，若中堂下朝回來聽見，這還了得？如今我只回了璉二爺，也要警教他個下次。」周瑞家裡只是哭，說不出話來。

林管家娘子道：「你瞧周姐姐如此可憐哩，也是為兒為女。」

你怎樣設個法兒，瞞上不瞞下的，替他遮過，也是從小兒弟兄一場。我實在心軟受不得。」

林管家想了想說：「這事須得包老大不說什麼，叫周鳴岐陪個禮，或可完了。」周瑞家裡忙又謝了，便叫鄭子富：「你可到前邊，煩你李太爺，領那孽障進來，見林大爺再商量。」又向林管家道：「這可使得麼？」林管家道：「也罷了。」就叫林進福同鄭子富一同去。林進福到門上，把這話向李貴說了。李貴便向包勇道：「包大哥消消氣，聽我說句話：這事是鳴岐十分放肆，回了上頭，把他就遣發了也是該的。但老爺年太高了，倘因此生氣，也不是我們做下人的好處。鳴岐果因此問了罪，包大哥到彼時恐又要後悔起來。林管家既著人叫他，或另有個辦法，我且帶他進去，再來見大哥。你可行得？」包勇是意思的人，當下甚不舒服。聽了李貴這一席話，遂即釋然，便答道：「李大爺只管去。才說的話真是金石良言。倘因此小事，致老爺生氣，這話最是有理。只管進去，我全不介意了。」